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
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品者。

——亞佛烈·諾貝爾

路易士

1
巴比特

451
得獎人與作品

489
著作目錄

目 錄

卡爾菲爾特

評審過程

歡迎詞

荒野與愛心

弗里德林之歌與其他的詩

塞西利亞·彼爾亞的歌本

弗里德林的樂園與達拉那地方的裝飾畫

芙羅拉波莫娜

芙羅拉和貝羅娜

得獎人與作品

495 505 513 538 554 570 583 588 599

巴

比

特

第一章

增你智這地方的塔高聳出晨霧之上。這些外觀樸素，以鋼筋、水泥、石灰石築成的塔，堅若峭壁，卻又優雅似銀棍。它們既非城砦，亦非教堂，而是實實在在、漂漂亮亮的辦公大樓。

霧靄憐憫而稍加掩飾著那些上幾代留下來飽經風霜的建築物：那間在雙重斜坡屋頂上鋪著木瓦的郵局，古老大宅的紅磚尖塔，窗戶奇小，卻滿是煙煤的工廠，泥淖色的木造房子。雖然這個城市充塞著諸如此類光怪陸離的事物，然而，乾乾淨淨的塔正從商業中心豎起。遠處的山坡上閃爍著讓人感到該是充滿笑語、安謐的新房子，新住家。

一部帶有長長流線型車篷，無噪音引擎的轎車，在混凝土橋上飛駛而過。車內的人，結束在「小劇場」通宵排戲後，還穿著夜禮服，正想打道回府。他們所排演的戲，雖被稱作藝術上的冒險，實際上卻是仗著香檳酒來使其大大輝煌。橋下蜿蜒著一條彷彿紅、綠燈迷陣的鐵道。「紐約快艇」隆隆而過，二十條鮮亮鋼鐵色的線條躍入眼簾。

在一座摩天樓裏，「聯合通訊」的線路正在關閉。電報接線生，在和巴黎及北平一夜談話後，疲憊地取下他們的賽璐路眼罩。大樓中，打著呵欠的清潔婦，爬在地上，鞋子劈拍作

響。此時，黎明的霧漸漸驅散。

一伍伍的人，拿著午餐盒，托著沈重的步伐走向一大片用玻璃片、空心磚築成的新式工廠。這些閃亮的工廠裏，有五千個工人在一個屋頂下工作，生產出即將銷售到幼發拉底河，甚而橫過草原外的信實商品。汽笛不斷響著，有如四月清晨一般充滿生氣的合唱曲。這是這個看來只是爲大人物建造的城市中的勞動之歌。

在增你智城頗爲知名的「花的高地」住宅區，一幢荷蘭殖民式房子的休憩陽臺上，一個人剛剛醒過來。在這個人身上找不出一點大人物的蛛絲馬跡。

他叫做喬治·巴比特。在今天，一九二〇年的四月，他現年四十六歲。他並不製造某種東西，好比說牛油、鞋子或詩，他卻精於將房子以超出人們所能付出的代價銷售出去。

他有個粉紅色的大腦袋，和乾燥稀鬆的褐色頭髮。皺紋、鼻樑兩側上眼鏡留下的紅色印痕，都無法掩住他在熟睡中那張相當像個幼孩的臉蛋。他並不胖，吃的卻極其營養，兩頰豐滿，那雙細嫩的手，攔在卡其色毯子上的手則略微浮腫。他看起來是個發達的人，具有一個完完全全已婚男人的特色；毫無羅曼蒂克可言。一道看起來也毫無羅曼蒂克可言的休憩陽臺。這個休憩陽臺面向一棵大榆樹，兩片高尙的草地，一條水泥車道，以及一個用波狀鐵皮拼成的車房。然而在這個時候，巴比特又夢到那個小仙女。這是個羅曼蒂克的夢，其羅曼蒂克更勝於銀色海邊的紅色寶塔。

早在數年之前，這位小仙女已降臨到他的身上。當旁人只看到平平凡凡的巴比特時，她卻能從他身上洞察出一位殷勤的少年的氣息。她此刻正在神祕樹叢之外的黑暗中等待著他。

好不容易他從擁擠誼誼的房子裏掙脫出來，朝她奔去。他的妻子及叫囂的朋友企圖追逐。他卻携帶著這位女孩躲開他們，雙雙蹣跚在陰影籠罩的山坡上。她是如此地消瘦，如此的白皙，如此的熱情。她喚道，他是個樂觀，英勇的男人，她會等待著他，然後一起航向——

在這關頭，牛奶車發出一陣轟隆隆，隨後砰地一聲。

巴比特發出呻吟，轉個身子，努力掙扎回他的夢。現在，他只能隔著朦朧水域見到她的一張臉龐。此時，送煤炭工人砰地帶上地下室的門，隔壁院子裏大狗大吠。巴比特好不容易又再度幸福地沈醉到朦朧的暖流中，在這當兒，送報生吹著口哨經過，伸手一揮，將捲成一筒的「倡導時報」擊中前門。巴比特猛地坐了起來，他的胃因驚醒而收縮著。當他漸漸放輕鬆下來時，發動福特車那種熟悉、惱人的聲音又猛然刺穿他。嘶啦——，嘶啦——，嘶啦。身為一個虔誠的使用汽車的人，巴比特陪著那想像的駕駛一起發動，陪著他一道渡過引擎起動咆哮的緊張時刻，當咆哮停止，那可惡、從容的嘶啦……又再度開始時，陪著他一塊發愁。這洪亮、呆板的聲音，在寒峭的清晨裏顫抖，使人惱怒，卻又無法走避。直到馬達的聲音增強，福特車開始移動後，他才從喘息、緊張中解放出來。他瞧了一眼自己最心愛的樹。這棵榆樹，伸著樹枝，正倚立在那幅染上金色的青空之前。同時，他試圖再入睡，好像在試圖服用一劑藥一般。以往，他曾是個篤信人生多彩多姿的孩子，而如今，每一個嶄新的日子都可能或不可能帶來的冒險，再也引不起他多大的興趣。

他逃避著現實，直到七點二十分，鬧鐘作響為止。

這座鬧鐘具有一切現代化的附件，其中包括大教堂的鐘聲，間歇性鬧鈴，以及一個在夜

間發亮的磷光數字鐘面。它可算是在全國推出廣告，而且非大量生產的鬧鐘裏的佼佼者。巴比特以被這麼一個貴重的東西叫醒爲榮。以社會的眼光來看，它幾乎和購買昂貴的跑胎一般令人景仰。

他悶悶不樂地承認，再也無法逃避下去了。但是，他繼續躺著，一面憎恨房地產生意的艱苦，一面厭惡自己的家庭，同時又因爲這個想法而厭惡自己。前一個晚上，他在維吉肯治家打撲克牌一直打到半夜。每一次在這種假日結束後，隔天的早餐之前，他總是帶著火藥味。這或許是禁酒時代的私釀啤酒，以及喝啤酒時情不自禁叼上的雪茄在作祟，也或許是因為必須得離開那個美好、勇敢的男人世界，歸返到只有妻子、速記員、少抽點煙這類建議的狹促小天地時，所產生的厭惡感覺。

從靠近休憩陽臺的臥室內傳來他妻子興高采烈到使人憎惡的叫聲：「該起牀了，小喬治。」，以及用硬刷子梳頭髮發出的輕快的搔搔聲音，叫人聽了心裏直發癢。

他咕噥一陣，然後吃力地將自己那兩條在褪了色的淡青睡衣裏的胖腿從卡其色毯子下拖出來，坐到床邊上。他用手指劃過散亂的頭髮，同時，他的胖腿，機械化地摸索著拖鞋。他悵然地望著毯子。在他眼中，它永遠都是個自由和英雄主義的象徵。過去，他爲了一次露營旅行將它買了下來，只是這旅行至今尚未實現。它象徵華麗的悠閒，華麗的呪咀，以及富有男性氣概的法蘭絨襯衫。

他抖擻筋骨，站了起來。眼球後傳過的陣陣痛楚使他不由地發出呻吟。正當他等候著灼熱痛楚的重現，他將模糊的視線投向院子。如往常一樣，他頓時感到喜悅，因爲這是一個屬

於增你智地方成功商人的整潔院子。也不妨這麼說，院子本身就是完美，而它也使得巴比特隨之完美。視線移到波狀鐵皮拼成的車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都作著同樣的思索：「這破鐵房子真沒格調。該蓋一個體面的車房。老天，這可不是在這塊土地上唯一過時的東西。」他凝望的當兒，突然想到要在自己的土地發展計劃——幽谷金鶯——中，加入一個社區車房。經這麼一想，他停止吐氣，停止搖擺。他不覺又起兩手，那張暴躁、睡後腫脹的臉，刻劃出更加强硬的線條。霎那間，他流露出能幹的模樣，一個十足官員的模樣，一個創造、指揮、實踐者的模樣。

正想得入神之際，他穿過堅固且一塵不染、簇新地彷彿從未用過的通道進入盥洗室。

這間宅子雖然不大，但它和「花的高地」上其他房子一樣，有個用瓷器、上釉瓷磚、如銀般光滑的金屬所堆砌成的道地皇家式浴室。透明玻璃製的毛巾架兩端嵌入鍍做的支軸中。澡盆大得可容納下一個普魯士警衛。洗臉盆上方，展示著令人嘆為觀止的牙刷架，盛刮鬚用刷子的架子，肥皂碟，海棉碟，醫藥小櫃。它們是如此地燦爛奪目，如此地精彩，活像是用電的儀表板。不幸的是，這位視摩登電化製品為上帝的巴比特並不快樂，因為浴室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奇特牙膏的濃郁味道。

「維容娜又來了！總是不肯聽我的話用利必多牌牙膏，卻跑去弄來這種可惡的東西，臭的叫你作嘔。」

浴室的墊子起皺，地板濕漉漉的。（他的女兒維容娜偶爾會一反常態，在早上沐浴）他一沒站穩，在墊上滑了一跤，撞到澡盆。「他媽的！」他說道。氣急敗壞地，他猛抓起刮鬚

膏，氣急敗壞地，將油滑的刷子狠狠地拍打在臉上塗泡沫，接著使用安全剃刀耙起雙頰。剃刀的鈍刀片不是在刮鬍子，而在扯鬍子。他叫道：「噢！噢！他媽的！」

他開始在醫藥小櫃內搜尋一盒新的刮鬍刀片，一面又再度興起那個一成不變的想法：「買一個小玩意，自己來磨刀片會更划得來。」最後，他在小蘇打的圓罐後找到那個包包時，心中不由竊竊責怪他太太不該把東西放在那兒，同時又私下讚揚自己沒有說「他媽的」。然而，只一轉眼功夫，當他試圖用沾滿肥皂又濕又滑的手指除去緊貼在新刀片上的堅韌包裝油紙時，他還是說了出來。

此刻，他又面臨這個時常思索，卻從未解決的問題；如何處理舊的刀片？它們可能會割傷孩子的手指。他結果還是照往常一樣，將舊刀片丟到醫藥櫃的頂端，一面默默提醒自己，有一天，一定要把暫時堆在那兒的其他五、六十個舊刀片移走。暈眩的頭疼，胃裏的空虛，使得他的脾氣更加暴躁。他在逐漸增強的暴躁中刮完鬍子。盥洗完畢後，水珠在他那張圓圓、光滑的臉上交錯流落。肥皂水刺痛他的眼睛，他伸手去取毛巾。他胡亂將毛巾一一抓起——他自己的洗臉毛巾，他妻子的，維容娜的，泰德的，汀卡的，以及唯一的一條鑲有字首的大浴巾——他發現每一條家用毛巾都是濕的，濕的黏冰冰且令人嫌惡。這時，喬治巴比特做了件事，令人大失所望。他取客用毛巾擦臉。這條繡著三色紫羅蘭的小東西，鎮日懸掛在那兒，顯示出巴比特一家乃屬於最高尚的社會——花的高地。在此之前，從未有人用過它。客人都從來不敢用它，他們只偷偷取最接近身邊的普通毛巾的一角來用。

他脾氣大作，「天啊！他們用遍了所有的毛巾。這每一個天殺的，用毛巾，弄濕了不說

，還弄得濕淋淋。每次在我需要時，卻從來沒人幫我拿出一條乾的。當然，我是笨蛋……。在這個天殺的房子裏，只有我一個人對其他人還存有少許的關懷體貼，會設想到在我之後還有其他人要用這天殺的浴室，會設想到……。」

說著說著，他把這些冰涼的討厭東西擲入浴缸，空洞的「拍」的一聲好像在爲他辯駁，令他歡喜。正在這當兒，他的妻子安詳地走進來，溫柔地問：「親愛的喬治，你在做什麼？你要清洗毛巾嗎？你不必這麼做。噢，喬治，你可沒有用客用毛巾吧？是嗎？」

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有沒回答。

然而，這是幾星期來，他第一次因受他妻子的刺激，而正面瞧她一眼。

蜜拉·巴比特——喬治·巴比特太太——可是絕絕對對地成熟。她的皺紋從嘴角延伸到下巴，她肥胖的頸子鬆垂的像個袋子。但真正標明她已年華消逝的，乃是在丈夫跟前不再保持沈默，而且也不再就心這麼做了；此時她穿著襯裙，凸起的緊身衣，一點也不在意丈夫看到自己穿著被肥肉繃得凸起的緊身衣的模樣。她對婚姻生活已變得如此麻木，以致於在婚姻生活中，她變得和患了貧血症的修女一樣毫無性感可言。平心而論，她是個善良而好心的女人，也挺勤快的。但是，除了她十歲大的汀卡以外，沒有一個人對她感興趣，或者確實意識到她還活著。

兩個人經過一段有關毛巾在家庭、社會各方面所擔任之角色的徹底討論後，蜜拉爲了巴比特宿醉引發的頭痛向他陪不是。之後，巴比特恢復足夠的冷靜，來忍受一件B·V·D·內衣的搜尋。他指出，這件內衣被人惡意地藏在他乾淨的睡衣之中。

當重點轉移到褐色西裝的商議上，他倒還算可親。

他抓起攤在臥室椅子上的一團衣服，問道：「你看如何？蜜拉。」此刻，她正在四處走動，神祕地調整、輕拍著襯裙。在他的眼中，她和她的衣服看起來永遠是那麼不和諧。「怎麼樣？或許我該隔幾天再穿這套褐色西裝。」

「它穿在你身上是再好看不過。」

「我知道。可是，老天，它得燙燙呀！」

「是嗎？也許真是的。」

「它當然經得起燙，不成問題。」

「是的。也許燙一燙不會弄壞衣服。」

「但是，老天，那件上裝可不必燙。當上裝不必燙時，沒有道理去燙整套西服。」

「是吧！」

「而褲子是確實需要燙的。瞧瞧，瞧瞧那些皺痕。褲子當然需要燙。」

「是嗎？噢，喬治，為什麼你不肯穿褐色上裝，配上藍色的褲子呢？我們不正在發愁該如何處置那條藍褲子。」

「老天爺！你可記得我一生中那次穿上一套西裝的上裝，配上另一套的褲子？你把我當成什麼了？破產的記帳員嗎？」

「那麼，今天你何不穿上暗灰色的西裝，途中路過裁縫店時，將褐色褲子留在那兒。」

「當然它得……。對了，那套灰色西服又到那兒去了？噢，在這兒。」

幸好，他是用了比較多的果斷和冷靜，來度過其他穿著的危機。

他的第一樣裝飾是件無袖凸花紋的B·V·D·內衣。穿上這件內衣，他彷彿是個在街市遊行中，穿著粗棉布寬袍，卻無法引人發笑的小孩。每一次他穿上B·V·D·時，他總會因為自己不必像他的岳父兼夥伴。亨利湯普森一樣，穿著貼身、舊式的長內衣褲而感激進步之神。他的第二個美化是將頭髮向後梳得光滑伏帖。由於髮緣向上又移了兩寸，這麼一來，露出一個巨大的前額。然而最神奇的可算是眼鏡的配戴。

眼鏡本身也有個性，例如玳瑁殼眼鏡的自命不凡，學校教員夾鼻眼鏡的溫文儒雅，鄉村老人彎曲銀邊眼鏡的和藹可親。巴比特的眼鏡有兩個用上好玻璃製成的大圓無邊鏡片，眼鏡的鏡架則是兩條細細的金棒。戴上這付眼鏡之後，他變成一位十足的現代商人；一位有私家轎車，偶爾打打高爾夫球，專門下達命令給部屬的商人。就商人的眼光而論，他具有學者的風範。剎那間，他失去了那股孩子的模樣，而變得很有份量。他的輪廓也因此清晰地刻劃出來：粗鈍的鼻子，平直的嘴，長厚的上脣，有力而微胖的下巴。他使得你不禁心生敬意，繼續目睹他穿上正直市民制服的其餘部分。

這套灰色的西服剪裁精美，是套標準，且完全不起眼的西服。背心的V字型上所滾的白邊憑添一絲規律和飽學的風味。他穿有鞋帶的黑色靴子，是雙好靴子，正派的靴子，卻也是一雙乏味透頂的標準靴子。巴比特向他妻子滔滔陳述他對那條紫色領帶以及另一條繡有歪斜棕櫚樹、無弦豎琴圖案的領帶的看法。（事實上，蜜拉正在用一個別針把她的上衣和裙子的後端毫不牢靠地扣在一塊，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最後，他選擇那條紫色的領帶，而且在領

帶上別上一個蛇頭扣針，蛇的兩眼是用貓眼石鑲成的。這條紫色領帶是他全身上下唯一輕浮的地方。

將褐色西服口袋內的物品轉移到灰色西服，也是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他熱中於這些物品，它們具有永恆的重要性，像棒球或共和黨一般。其中包括屬於背心右上角口袋的自來水筆，以及一隻銀鉛筆（不過老是缺乏新的筆心）。一旦失去這兩樣東西，他會有赤條條的感覺。他的錶鏈上掛著一把金製小刀——一把切雪茄頭的小刀，七把鑰匙（他已記不起其中二把的用處），以及一隻可有可無的好錶。另外，一隻發黃的麋鹿牙從錶鏈垂下——這是身為厄爾克斯會會員的標記。含義最重大的乃是他那本袖珍活頁記事簿。這本現代而有效的記事簿，記載著他已遺忘的一些人的地址，早在幾個月前就已送達目的地的郵政匯票的備忘錄。其中又夾有膠水已脫落的郵票，克蒙利菲林的短文，和報紙社論的剪輯。靠這些剪報，巴比特學到他自己的意見和深澀的字彙。此外，還加上一些備忘的項目，提醒自己要去做的事，提醒自己要去做某些不願意的事。閣上記事簿，上面有個奇怪的題字——D·S·S·D·M·Y·P·D·F·。

不過他卻沒有香煙盒。因為從來沒有人想過要送他一個，所以他沒有這個習慣。此外，他認為那些攜帶香煙盒的男人，太過女性化。

最後，他在西服翻領上別上火箭炮俱樂部徽章。這個徽章代表著偉大藝術精簡的一面，只印有「火箭炮——衝」這幾個字。它賦予巴比特忠實和舉足輕重的感覺，並且使他置身於好人那一邊。這些好人的定義是，有禮、慈善、而且在商業界有頭有臉的人物。它們還包